

大学生春梦

DAXUESHENGCHUNME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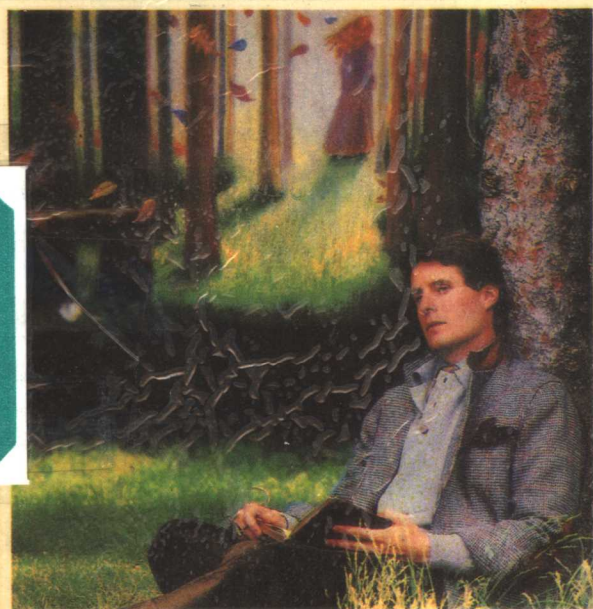
外国爱情畅销小说系列

JAPANESE LOVE

●
〔日〕石川达三著



丘比特文库



丘比特文库·小说卷

188922

——外国爱情畅销小说系列

大学生春梦

〔日〕石川达三 著
敏毅 萌力 德新 千帆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京联大

00112819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常勤毅

封面设计：尚 今

大学生春梦

Daxuesheng chunmeng

(日)石川达三 著

敏毅 萌力 德新 于帆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

哈尔滨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5 ·插页4 ·字数 100 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459

ISBN 7-5317-0607-5/I·607

定价：3.10元

内 容 简 介

有着一对酒涡和黑美人痣的女犯人美代，因扒窃以前的情人之妻的钱物而入狱。偏偏川地警官又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于是，美代开始向川地展示了她的心路历程：一本堕落者的诗集。

浪漫的大学生们毕业前夕的爱欲躁动、人生求索、难舍难分的情感之火交织一起，构成了一组组催人泪下的大学生春梦。

责任编辑：常勤毅

封面设计：尚 今

文库说明

“丘比特文库”是北方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以人类爱情为选题对象的外国文学系列丛书。该文库本着格调健康、内容积极、雅俗共赏的原则，将爱情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选编或选译了外国名家各种体裁的爱情文学精品。文库的第二批书目包括散文卷（二种）、小说卷（一种）、文化卷（一种）。

目 录

● 女 犯 情 歌 1

● 大学生春梦 63

女犯情歌

向练武场上的神翕行过一礼后，穿着草鞋的鹿野刑事便急急忙忙地跑过木板走廊，回到刑事所去了。

刑事所里，一位中年警官坐在床上喝着茶，旁边站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从她身上的装束，一眼便可看出她是个穷苦人家的妇女。她神情自若地站在那里，一丝恐怖的表情都没有。

“她是谁？”鹿野用下颏向女人示意了一下，便上了榻榻米，随便地坐在炕席旁，又顺手捞过小桌上的烟管。

“是个扒手。”旁边有人回答。

“哦！……”鹿野低声应了一声，并不理睬那女人，他脱下柔道衣，虽然已是寒冷的十二月的天气，但他却全身淌着汗。他用毛巾拭了拭裸露的上半身，然后把视线落在女人身上。

“从哪里捉来的。”

“东京的一家百货商店。”

“嗯！那里是扒手活动最猖獗的地带，尤其现在又是月末……”。鹿野用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下说。

“是啊，是啊！”中年警官随声附和着。

“从今晚开始一直到过年，我们都要加强警戒！”鹿野敲敲烟管说。

“是的，不过天气实在是太冷了。”中年警官有些为难地说。

“喂！那个女的。”鹿野轻蔑地叫她。“上来吧！你都偷了些什么？”

那女人坐在柜上。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光景，长得眉目清秀，左颊唇上有颗黄豆粒大小的黑痣，有些多情的样子。

“嗯”，鹿野点点头，“这么漂亮，当扒手太可惜了！”

“想扒一个女顾客的皮包，被店员逮个正着。”中年警官介绍着情况。

“嗯，看样子是虚荣心在作怪嘛！……喂，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人搂着怀中看样子刚满周岁的女婴的头，低头默默不语。

“喂！回答我呀，叫什么名字。回答！”鹿野暴跳如雷。

女人看了看鹿野刑事，满不在乎地问：“怎么？要调查吗？”

“喂，你这个女人，未免太目中无人了！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我！”

赤膊的鹿野说完，觉得有些冷，便穿上了衣服。女人仍沉默着。夕阳射进玻璃窗，照得室内一片通明，罩着水气的暖水瓶被照得闪闪发光。

“喂，住在哪？”鹿野静下心来，又问。

女人却有些不耐烦了：“你不必多费口舌了，快带我到署长那里去！”

“喝，你这个无赖！”鹿野断喝一声。

“什么叫无赖！”女的不甘示弱地说：“你要问口供就问呗，但请客气点。”

“啊哈！一个扒手竟敢如此放肆！……你大概是个惯犯吧！”

女人面颊微微颤动着，微笑对之，却还是闭口不语。

司法主任川地警部补正在准备回家，一抬头，鹿野刑事西装笔挺的站在他面前。

“怎么？要回去了吗？”鹿野问。

“嗯，是要回去，有事吗？”川地主任放下手中的事问。

“是的，我要送百货店的一个女扒手来……”

“嗯，问过没有？”川地问。

“问过了！但她一声不吭，不愿跟我说，她要

到署长所里来……。”

川地主任听完“哧哧”笑着。

“看样子不象有前科的样子……”。鹿野又说。

“那就先把她押起来。”川地主任把手一挥说。

“是的，但她带了个孩子……”

“哦，孩子爱哭吗？”川地主任皱了皱眉头问。

“是的。那个女人说她没奶，要求我们给她买牛奶，真是厚脸皮。……”

“嗯，她没有钱吗？”

“只有六毛！”鹿野耸耸肩说。

“那就煮些稀饭给孩子吃！”

“好，我回去就把她母子俩押起来。”

“嗯，被害者呢？”川地主任问。

“她明早要出面作证。”

“好，那明早把被害者带到所里来。”

说完，川地警部补暂时搁下案子回去了。他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上了警察，今年三十二岁，住在公寓里，由于今晚上同学要开忘年会，因此他换下制服，准备到神田的会场去。

次日清晨，川地警部补见到了被害者奥村八重子，她是个打扮保守的二十四、五岁的女人，手中拖着一个裹着毛肩衣，约出世三、四个月的小婴

几。有关被害者被扒的物品、细目及当时的情况，都已在昨日询问过了，因此今天盘问起来并不怎么费事，奥村八重子是个平凡得若在大街上擦肩而过都丝毫不会引人注意的女人。而川地主任却忽然怀疑她是不是奥村真太郎的太太。他与奥村真是同学，昨夜的忘年会他俩都参加了。奥村真虽然令不少人憎恶，却是个精力旺盛而又贪杯的人。

川地主任命令部下带着女扒手，奥村八重子询问是否可先回去。

川地答复说：“请稍候，因为犯人只有在你面前，才能俯首认罪。”

“是这样，不过我还有急事。我有个孩子留在家里，不太放心……”奥村八重子解释说。

“原来如此！”川地马上答应了她的要求。实际上，奥村八重子也并没被盗走任何物品，回去也无所谓。

“我想……那个女的，带个孩子，也够可怜的，可不可以宽恕她……。何况，她又没拿走什么东西……。”奥村八重子行了个礼后，断断续续地说。

“这，我了解，我会酌情从轻发落的。”川地主任挥挥手说。

“谢谢”

奥村八重子说完转身要回去时，正好与扒手擦身而过。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女犯。川地对她的年

轻、美貌及她身上的特有魅力感到非常吃惊。经过一夜的拘留，她的头发随便地披在肩上，脸色也不好。

“孩子吃稀饭了吗？”川地主任和气地问。

“没怎么吃。”女犯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嗯……为什么昨天拒绝回答审问？”川地的语气透出一种威严感。

“反正回答他们也无济于事，不过在你面前，我会老实照实说的”。女犯恭恭敬敬地说。

“你的名字？”川地主任开始细细审问。

“酒卷美代。”

“嗯……有没有前科？”

“怎么会呢？没有。”

“职业？”

“带这个孩子，没工作。”

“嗯！那你靠什么生活？”

“想办法呗！”

女犯满脸天真的微笑，有如少女般地可爱。面颊上的黑痣与动人的酒窝更增添了她的诱人之美。

“你丈夫做什么工作？”

“哈哈，我哪里知道他做什么？”女犯一阵大笑。

“哦，分手了吗？”

女犯却有些伤感的样子，“请别提这不愉快的事好吗？”

川地警部补很快就发现，这女人与一般的女扒手截然不同，她的一言一语都锐不可挡，而且头脑灵活，他不禁怀疑这个女人有过不寻常的经历，也许她从前的生活相当富裕。

“学历？”他接着审问。

“女子学校，以第一名毕业……”

“嗯，双亲的情况呢？”

“不要问我双亲的事，这是我个人的事，我不想让他们操心。”

“很好，他们都健在？”川地点头问。

“一个死了，一个在。”

“你曾经就业过吗？”

“是的。”

“干过什么工作？”

“打字员，干了四年。”

“在什么公司？”

“约翰·西路巴商会。”

“是外国公司？”

“是的。”

“打日文吗？”

“英文！”

“嗯，你还懂英语？”

“能读报纸。”

川地从抽屉里顺手取出一本洋文书交给她，
说：

“读读看！”

“噢！这是法律方面的，这我不行，没读过。”
女犯摇摇头，把书放回桌上。

川地见状，又拿出另一本。是裘马的《春姬》的英文本。她接过书，信手翻到最后一页，用流利、漂亮的声音读了起来：

Yesterday , I found Marguerite Sad ,
to-day , I found her feverish and agitated
On Seeing me entr, she fluns herself aro-
und my neek and wept for some time in
my arms……

读到这，她停来说：“这段相当不错！”然后她又往下默看下去。

“你喜欢小说？”川地主任见她读得专心致致，问。

“太喜欢了！”说完她对川地莞尔一笑，专心的样子及轻快愉快的神态仿佛她忘了自己正置身于警察局中。

看来这个女人的本性并不坏！川地暗自思索着。他掏出一支烟，一面抽，一面审视眼前这位读着《春姬》的女人。他想知道她作扒手的真正动机，她大概并不是因为穷而行窃，通常为穷困所迫而做坏事的女人，一到警察局来，便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坐卧不安了。而酒卷美代却似乎毫不在乎，无所畏惧。一定是她有很微妙的作案动机，这里头大

有文章。

“与你分离了的先生生活了多久？”

酒卷美代放下书，看了他一眼，然后把目光又返回书面，兴趣索然地说：

“十一个月。”

“是正式结婚，还是同居？”

“恋爱，同居，然后分开，就这么简单。”说完，她“啪”地把书一合，赌气似地把脸转过一边去。

过了一会儿，酒卷美代转过脸说：“给支烟抽，可以吗？”

川地默默地把樱花牌香烟烟盒推到她面前。点完烟，她又把烟客气、知趣地推了回去。

“一直求你帮忙，真对不起！”她微笑着。表现出驯服的样子。

“孩子有没有入你的户口？”川地又问。

“没有，没有户口。”

“哦？这怎么行呢！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川地突然关心起来。

美代经过一问，脸色一沉，兀自紧吸了几口烟，忽而又把肩垂下，摇着头，凝视窗外。说：

“请不要追问这些好不好？”

“嗯，可以……，你现在住哪？”

“春光壮公寓……就要被撵出来了，已经好几个月没缴房租了。”她神色暗淡下来。

“春光壮？”

“在谷町，是个贫民窟。”她补充道。

“嗯……你回拘留所去吧！”川地警部补挥挥手，示意把她带下去，然后叫来他的部下吩咐道：

“你先不能回去，我还需要调查一些事。”

“还有什么事可调查的？”部下奇怪地问。

川地微笑着，不吭声。

警官推着酒卷美代的肩，把她带回拘留所。

川地主任叫来鹿野刑事，向他交待任务说：

“那个女的住在谷町的春光壮公寓，名叫酒卷美代，曾与一位男子同居，你马上着手调查她的情况，顺便调查一下与她同居的男子的情况。”

“是的，我马上去。”鹿野刑事向他行礼后便出去了。

川地突然又叫回鹿野，从口袋里拿了零钱给他

说：

“叫工友去买些奶粉，拿去给那个女人。”

“但是……有这个必要吗？”鹿野躊躇了一下。

“这你就别管了，总不能看着小孩挨饿吧！”

川地不耐烦地说。

鹿野拿了钱不解地出去了。

司法主任川地衔着烟，两只手搁在炕边的桌上，美代读《春姬》的清晰的声音及她那恰如其份的、诱人的表情，总是萦绕在他的眼前，无法消

除。

傍晚，鹿野的报告呈了上来：

一、行为：平常。

二、经济状况：不明，偶尔收到父亲及亲友的汇款，经常出入当铺。

三、无其他犯罪行为。

四、原籍：京都府何鹿郡物部村。番地不详。母亲健在，父亡。

五、年龄：二十六岁。

六、以前与之同居的男子现住大森区新井宿二一番地。名叫奥村真太郎。日东人身保险会社外务社员。

川地详细地看了一遍报告后，险些惊叫出来，他愕然地用手托腮坐在那里。

以前同居的男子——奥村真太郎。不是昨夜出席忘年会的法律系同学吗？工作单位也很符合，年龄也一样。

这么说，这女人怀里的孩子是奥村的了，奥村如果看到现在的酒卷美代，会有什么反应呢？川地暗自想着。

猛然间，川地又想起了早上的被害者——奥村八重子。是巧合的同名同姓吗？不，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奥村八重子一定是奥村真太郎的太太。

如果这个推理正确的话，那么酒卷美代一定怀着报复心理恶意去扒已经分手的男友的妻子了！？